

Z 6310
1934
28

1- OCT 1935

社 會 學 界

(1934)年三十二國民



卷八第

目 錄

華北農村人口之結構與問題	李景漢
中國貞節觀念的歷史演變	劉紀華
盧家村	蔣旨昂
一個農村組織之研究	田德一
中國婚喪風俗之分析	陳懷植
親迎婚俗之研究	費孝通
定縣大西漲村之家庭手工業調查	張世文
北平手織毛呢業之研究	梁 植
人口年齡性別分配之分析	趙承信
呂新吾的鄉甲約制度	楊開道
南斯拉夫衛生合作事業攷察記	張鴻鈞
社會計劃與鄉村建設	許仕廉
德國的系統社會學派	吳文藻
附錄：燕京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服務學系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度概況	編 者
編後小記	編 者

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編輯

9270086

目錄

社會學界

第八卷

華北農村人口之結構與問題	李景漢 (一)
中國貞節觀念的歷史演變	劉紀華 (一九)
盧家村	蔣旨昂 (三六)
一個農村組織之研究	田德一 (一〇七)
中國婚喪風俗之分析	陳懷植 (一二七)
親迎婚俗之研究	費孝通 (一五五)
定縣大西派村之家庭手工業調查	張世文 (一八七)
北平手織毛呢業之研究	梁植 (二〇一)
人口年齡性別分配之分析	趙承信 (二二九)
呂新吾的鄉甲約制度	楊開道 (二三九)
南斯拉夫衛生合作事業考察記	張鴻鈞 (二五三)
社會計劃與鄉村建設	許仕廉 (二六三)
德國的系統社會學派	吳文藻 (二七一)
附錄：燕京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服務學系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概況	編者 (三〇一)
編後小記	編者 (三〇六)

THE SOCIOLOGICAL WORLD

VOLUME VIII

JUNE 1934

-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in China Franklin C. H. Lee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Chastity in Chinese Thought Liu Chi Hua (Miss)
Lu Chia Tsun—A Survey of a Village Near Ching-ho Chiang Chih Ang
A Study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Tien Tê I
An Analysis of Chinese Marriage and Funeral Customs Chen Hui Che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hün Ying* Rites Fei Hsiao Tung
A Survey of the Domestic Industry in Ting Hsien Chang Shih Wen
A Study of the Woolen and Cotton Handicraft Industry in
 Peiping and District Liang Chen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ge and Sex Distribution in Population
 Studies C. H. Cuo
Fü Hsin Wen—A Study of Hsü System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Cuo Yung
Health Cooperatives in Yugoslavia H. C. Chang
Social Planning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Donald S. Hui
Some Aspects of Systematic Sociology in Germany W. T. Wu
Appendix: An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Yenching University, 1933-1934.
Editorial Notes

Edited by the
YENCHING SOCIOLOGICAL PUBLICATIONS COMMITTEE
Yenching University

原
书
缺
页

帶問題，多加一些討論。從人口繁密問題，又不得不引到節育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更是言人人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更不容易得到共同一致的見解。作者不過與之所至，把個人在華北農村從事調查工作時的一些感覺，附帶的於此敘述而已，因此不免稍帶情感，談不到是研究的結論。

自然，社會問題是社會整個的問題。各方面的該分問題，都有互相聯鎖的關係。要來單獨的解決其中的一個問題是不可能的。要求解決必須是從根本下手，求整個的解決。否則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終不能徹底。今日社會問題之核心，固然是社會組織之如何改造，亦即所謂改善社會之生產關係，例如土地之重新分配，生產之合作經營。換言之，亦即如何使社會間人與人之間之關係達到公平，不因一方面之剝削而發生對立之衝突。此核心問題不能徹底解決，則一切其他問題也不能圓滿解決。可是於期待此根本問題終有解決之日的期間，我們也不能不同時對於其他次要的問題，求得相當的解決，雖然清楚的知道不是根本的徹底的解決，不過求其至少可以隨時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力減少人類一些痛苦，增加人類一些幸福。對於人口繁密問題之解決，亦不過作如是觀而已。

一 農村人口的結構

(一) 農村家庭之大小與親屬關係 關於我國農村家庭的大小很難有可靠的報告，對於家庭人口的範圍又多是沒有清楚標準。在中國社會的現狀之下，也實在不易得到精確的結果，因為在鄉間舉行挨戶人口調查真是難關重重，若要認真的得到事實，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定縣地方藉着平民教育會與農民的好感，纔能獲得比較滿意的結果，也大致能代表華北農村情形。在調查的六十五村內共計五千二百五十五家，共計三萬零六百四十二口，（詳見拙著，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上冊第一三三頁第二表），如此平均每每家五·八口。此處家庭係包括一切共同生活之人口而言，凡無密切之經濟關係者一概除外。這個平均的數目在這盛行大家庭制度的農村社會實在不算高，因為歐美小家庭制度下的農村人口平均每每家尚在五口左右。這也可以一部分表示由於死亡率高，尤其是兒童的死亡率，或種族衰弱；而又由於生計困難，營養不足，不講衛生，疾病流行等原因。五千餘家中有一百九十四家每家祇有一口人，大半係親屬皆已死絕之老年鰥夫或寡婦，尚有田產可以維持獨居的生活。五千餘家中四口之家最為普通，計八百五十二家，五口之家次之，三口之家又次之，再次為六口之家。不滿六口之家庭數目超過家庭總數之半，佔百分之五十五，超過十口之家庭佔百分之九，超過二十口之家庭佔百分之七，超過三十口者僅有四家。

雖係大家庭制度，而有兩輩人之家庭數目約佔家庭總數之半，有三輩人之家庭佔家庭總數五分之二，有四輩人之家庭不到百分之二。弟兄皆已結婚而同居之家庭佔家庭總數百分之二十七，子已結婚而與父母同居之家庭約佔家庭總數之半，子已結婚而仍與父母及祖父母同居之家庭佔百分之十三。

若按與家主之親屬關係來分析，則在五千元餘家的人口內擔負家庭經濟責任最主要之男家主佔人口總數百分之十七（寡婦女家主佔百分之七），妻佔百分之十三，未婚子佔百分之十三，未婚女佔百分之十一，以上一切人口總數佔百分之五十四；其他一切親屬關係之人口佔百分之四十六，其中包括已婚子百分之八，兒媳百分之八，孫百分之六，孫女百分之五，母百分之四，弟百分之四，姪百分之三，弟媳百分之二，姪女百分之二，姪媳，孫媳，父，姪孫，嫂，妹等五十一種親屬關係。這裏應注意的一點即百分之五十四的家庭人口是家主，其妻，與他們的未婚子和女，也就是西洋小家庭制度的家庭人口。而中國的農村家庭內有百分之四十六，幾為半數，是為其他的親屬關係。雖然如此，可是每家的平均人口數尚不滿六口，常見的家庭不過四五口。這實在是應當注意的現象。

(2) 年齡與性別的分配 關於男女數的性比例，即每一百個女子與男子數之比率，在已往許多政府的及私人的調查報告中

，作者不得不懷疑其準確的程度。有言一百一十左右者，有言一百二十左右者，甚至有高到一百四十或一百五十以上者。若在人戶參差不齊之大城郭邑，吾人實在不易推知其確否，可是若在人戶比較穩定的農村就有問題了。至於許多年齡分配的報告也多是顯然的理會出不妥當的地方。有的兒童組的數目遠低於青年組的數目，有的各年齡的人數過於參差不齊。這多是由於調查時的疏忽和報告人的欺瞞。定縣的農村人口是很穩定的，少有移動的變化。此處男子對一百女子的性比例為一百零六。換個說法，就是每一百人有五十一個男子，四十九個女子；男子數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五十一，女子數佔百分之四十九。男女相差之數目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懸殊。

不滿一歲之嬰兒的性比例為一百零七，男壯多於女性。不滿五歲之嬰兒的性比例為一百零四，男性仍多於女性。及至嬰孩長大時，女嬰的死亡率就漸高於男嬰的死亡率了。這大約是由於家庭珍貴男孩而輕視女孩的結果。五至九歲之孩童的性比例為一百零九，這樣女孩死亡數更多於男孩死亡數了。十至十四歲幼年的性比例增至一百一十，十五至二十四歲青年的性比例增至一百一十二，二十五至四十四歲壯年的性比例約為一百一十，四十五至六十四歲的性比例約相等。六十五歲以後的性比例漸漸減低，六十五至七十四歲的性比例為八十五，七十五至八十九歲的性比例

爲五十，超過九十歲者女性數目尤遠超於男性數目。總起來說，男嬰兒數目略多於女嬰兒數目，及至年齡漸增，男孩有漸次更高於女孩的趨勢，男女達結婚之年齡以後，青年婦女因生育與精神上的受氣，死亡率更高於男子，壯年以後男子數目比較的前少而女子數目漸多，至老年時女子數目遠超過男子，九十歲以後所餘人數幾乎皆爲女性。這一部分是由於女子天然壽命較長，也大約因爲婦女在達結婚時期後的難關以後當了婆婆，身心大爲舒暢，一定影響到身體的健康與壽命的延長。在男子方面多爲生活壓迫，負家庭的重擔，甚爲勞苦；及至衰年，精力多不能支持，與壽命之短大有關係。

農村人口年齡的分配自不滿一歲的嬰兒數目起至九十餘歲的人數止，每年齡的人數大致均整齊一律的逐漸減少，即年齡愈高其人數愈少。例如定縣五千餘家的人口內不滿一歲的嬰兒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三·一八，一歲者佔百分之二·三九，兩歲者佔百分之二·三六，三歲者佔百分之二·二七；如此按序的百分比爲二·二二，二·一九，二·一八等……再以後每五齡組人數所佔的百分比來看，不滿五歲的人數佔人口總數百分之十二，五至九歲者佔百分之十一，十至十四歲者佔百分之十，十五至十九歲者佔百分之九，二十至二十四歲者佔百分之八。如此隨着年齡的次序人數一律的漸次減少。

從人口年齡的分配（人口數不能太少）亦大致可以看出一個地方人口增減的趨勢，尤其是很少移動的人口。人口專家孫巴格氏（Sung Bagg）曾按年齡分配將各地方人口分爲三類：（一）增多型，就是一個地方人口有增多的趨勢；（二）穩定型，即一地方之人口不增加，亦不減少；（三）減少型，即一地方之人口有漸減少的傾向。定縣五千餘家人口年齡分配之百分比與孫氏三類人口年齡分配之百分比並列比較，則見定縣人口恰居穩定型。即不滿十五歲之人口數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三十三，十五至四十九歲之人口數佔百分之五十，五十歲及以上之人口數佔百分之十七（增多型之三組年齡的百分比按序爲四十，五十，十；減少型之三組百分比爲二十，五十，三十）。這實在是可注意的現象，不是偶然的巧合。這種現象是否代表中國他處農村社會，尙不能一定，尙待此後他處亦有同樣比較可靠的大規模調查結果的參考證實。於目下尙在缺乏確實的農村人口生計統計的時候，很宜審慎的對於中國人口的增減試下結論。從我數次在農村調查人口的經驗及其他方面農村社會的現象看來，似乎使我覺得不出兩個推斷，即我國農村人口之增加是極緩慢的，也許在許多的地方是不增不減的穩定人口；若無特殊的天然人禍，人口自然的蕃殖大約不會減少的。

（三）農民婚姻情況

a. 已婚未婚男女人數之比率 在五千二百五十五家的

三萬零六百四十二人口中男子共計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人，女子共

計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二人；已婚之男女共計一萬七千七百八十八

人，其中已婚男子計八千四百四十四人，已婚女子計九千三百四

十四人，已婚女子多於已婚男子九百人；未婚之男女共計二萬二

千八百五十四人，其中未婚男子計七千三百三十六人，未婚女子

計五千五百一十八人，未婚男子多於未婚女子一千八百一十八人

。再從男子數的本身來看，在一萬五千七百八十男子總數中已婚

者多於未婚者一千一百零八人；從女子數的本身來看，在一萬四

千八百六十二女子總數中已婚者多於未婚者三千八百二十六人。

從這些數字中使我們注意的是雖然男子總數超過女子總數，而已

婚的女子數超過男子數，未婚的男子數遠超過女子數。最大的原

因是因為女子到了結婚的年齡，除特殊的原因外，沒有不出嫁的

，而許多男子却是因為貧寒的壓迫雖然到了結婚的年齡仍然娶不

起媳婦，祇得遲延下去，甚至終身不能結婚。在五十五百一十八

個未婚女子中十五至十九歲者佔總數百分之十一，二十至二十四

歲者佔百分之二，二十五歲以上未婚者僅有三人。在七千三百三

十六個未婚男子中十五至十九歲者佔總數百分之十一，二十至二

十四歲者佔百分之七，二十五至二十九歲者佔百分之四，三十至

三十九歲者佔百分之五，四十至四十九歲者佔百分之二，五十至

五十九歲者佔百分之二，六十歲以上者尚有百分之二。顯然的可

以看出若干男子遲婚和無力結婚的現象。

b. 農民結婚年齡 農民結婚之早令人驚異。據定縣的

調查，男子初次結婚之年齡不滿十歲的（皆係實足年齡）佔所有已

婚男子總數百分之一。三，最低者七歲！十至十四歲結婚者，竟

佔已婚男子總數百分之四十！十五至十九歲結婚者佔百分之三十

六，二十至二十四歲結婚者佔百分之十二，二十五至二十九歲結

婚者佔百分之五，三十至三十九歲結婚者佔百分之五，超過四十

歲結婚者佔百分之一，最高之結婚年齡為五十一歲。女子初次結

婚年齡不滿十四歲者佔所有已婚女子總數百分之八，最低者十二

歲，十五至十九歲結婚者佔百分之六十九，二十至二十四歲結

婚者佔百分之二十二，二十五至二十九歲結婚者佔百分之一，最

高之出嫁年齡為三十八歲。早婚之陋習甚為明顯，尤其是男子方

面。大多數的男子尚在十七歲以下即已完婚。這與本人身體的

發育，疾病，衰弱顯然的大有關係；並與子女的數目和健康亦

自然發生很大的影響，更牽連到許多其他社會的和家庭的嚴重問

題。

c. 農村家庭內夫妻年齡之差異 男子結婚年齡既然大

乎低於女子，因此大多數的妻子長於丈夫。在定縣所有四偶總數

中，大於夫者竟佔百分之七十！平均妻較夫大四歲。夫大於妻

者佔百分之二十四，平均夫較妻大八歲。夫妻年齡相同者佔百

之六。在所有四偶中妻大於夫的總平均年齡差數爲八個月。妻大於夫的最普通年齡差數爲兩三歲，相差四歲至八歲之間的亦頗常見。夫大於妻的年齡則很有差別，有高至二十八歲者。貧苦的家庭內有許多是夫長於妻的，因爲沒有早娶妻的經濟能力。富裕的家庭內大半是夫幼於妻，因爲有錢可以爲孩子們早娶。妻大媳婦的原因並非是本人的主意，乃是婆母要早有一個年長力壯的兒媳作活，少顧到兒子的幸福。因此夫妻的愛情頗受影響，結婚開始時是女子方面的痛苦，尤其是受婆母和小姑虐待而丈夫年幼不能作主的孤苦少婦。以後又輪到男子方面的高興，因此很易發生許多不良的結果和問題。

二 人口繁密的影響

(1) 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與農民的生計，健康，智識，文化和許多其他社會現象大有關係。我所最熟悉的定縣的農民生活，鄉村組織，農業情形可以相當的代表華北的農村社會。即以此縣而論，全縣人口約計四十萬，能耕種之農田面積約計一百六十萬畝，合二千九百六十方里，等於三百八十英方里；如此每英方里田地約計一千人，平均每人約合四畝。人口的繁密甚爲顯然。

(2) 人口繁密和生活程度 即以食糧而論，根據鄉間一句有經驗的話「大口小口一月三斗」，則每人一年需糧三十六斗

，全縣四十萬人，如果「大口小口一月三斗」的話是對的，則全年需糧一千四百四十萬斗。縣內田地多爲中等土壤，好田壞田都有，農作物以穀爲大宗，農民亦以小米爲主要食品。假定全縣所有田地皆種穀，平均每畝在中等年或可收穫八十斗，全縣全年可以收穫一千二百八十萬斗，如此尚缺少一百六十萬斗；若在七成收穫之年，全縣全年約得一千一百二十萬斗，尚不足三百二十萬斗；若在五成收穫之年，則祇六百四十萬斗；若遇不富見之年，則全年約得一千六百萬斗，可餘一百六十萬斗；若在九成收穫之年，則全年約得一千四百四十萬斗，恰好足用。

自上面粗略推算的數字即可大致看出人民平日生計之一概。實際上縣內田地不完全種植五穀雜糧，也種不少的棉花，水果等物。而農民所種的小麥，芝麻，花生及一切值錢的農作物大半出售，捨不得自己吃，也是吃不起的。那麼農民如何能活呢？據縣情形大約也是如此，雖兄難弟語也救不了誰。於是祇可求最便宜而又能解飽的東西吃。如此自薯這宗產物就應運而出，首當其選了。定縣的大多數農民在陰歷九月至正月多吃自薯和小米，外加少許豆類，高粱，蕎麥，玉米和幾種菜蔬。每日食品數量中自薯約佔十分之四，小米十分之三。六口之家的每日各種食品數量大概如下：自薯七斤上下，小米兩斤多，雜糧一斤四五兩，白菜和晒乾的蘿蔔菜子等乾菜兩三斤。普通的家庭把這幾種東西都攪在

大鍋內，放上鹽，加水，煮成粥，謂之菜粥，也有時加幾滴油在裡面。然後各人拿大碗取食。每日如此，大同小異。自二月至四月，農民漸有工作，也得多吃些頗能耐飢的東西。此時期內一家每日三餐食包括小米五斤，白薯乾兩斤半，雜糧一斤上下，蘿蔔乾一斤，漸有小葱，韭菜等青菜。五月至八月，農民終日田間工作，食品尤需耐飢，因此小米數量增到食品總量的十分之八。

關於調和，自陰歷九月至正月時期內，普通一農家每月用鹽四斤半，五分錢的醋，五分錢的香油和花生油。自二月至八月時期內調和漸增，每月用鹽約五斤，一角錢的醋，一角錢的香油。關於肉類，全家在一年內也許用到十斤上下，其中大半用在三節；也許用四五十枚雞蛋，大半是款待親友。定縣產不少瓜果。若一家在全年內捨得吃柿子十五斤，棗十斤，梨五斤，杏桃四五斤，葡萄二斤，西瓜兩個，甜瓜和菜瓜四斤，就算不錯。

總之，一般農民過的是「大鍋菜粥」的生活程度。我們用不着費工夫討論他們食品的清潔不清潔，滋味的好不好，和營養的夠不夠罷。一個農民最高理想的愉快生活，大約是他要能夠達到每日「燒餅油條不離口」的地步，就是他的極樂世界，也就是他無上的生活標準了。

再看農民所穿的衣服如何。六口之家若能每年勻出十五元錢來用在衣服上就得知足。這十五元的分配大概如下：用六塊錢買

華北農村人口之結構與問題

本地所織粗土布八十尺，買一塊錢細一點的愛國布或洋布十幾尺，不到兩元錢的棉花四五斤，鞋料費兩元半，襪子費一元半，添補發緞一元左右，其餘一元錢包括其他一切的衣著費。既然平均每人全年衣服費祇合兩元五角，這如何能夠用呢？不錯，是不夠用。結果是小孩子，尤其是男孩，從春天就開始赤條精光的一絲不掛了，直到霜降的節令還有赤裸裸的。少作工的老年人祇求衣服能蔽體足矣，即有幾個窟窿也沒大關係，鄉人也夠不上笑的資格。青年婦女的衣服是不能不講究些的，何況他們也從事勞苦的工作，於是她們佔去了這十五元的一大部分。還有工作的壯丁是必須多費衣服的，因此也佔去全家衣服費的一大部分。這樣的按照輕重緩急的成分來分配，這十五元的出款就對付着解決了這一個人生的衣服問題。

衣食以外，人類需要住房。定縣大多數農家的房屋不到六間，三間者最為普通。若祇有三間，則以一間為臥室，一間堆積東西，當中一間為廚房，夜間也可以將牲口，豬，雞或別的動物拉到這間屋裏，免得丟失。居住的如何舒適，讀者用點想像也就夠了。衣，食，住三方面主要的生活問題既然有了着落，行的方面就更不成問題，拿起腿來走就行了，大多數的人仍然是洋車沒坐過，馬路沒見過。

若一個農家僅有二十五畝田地，全家的總收入約在二百元左

右，除好年成外，不易超過二百五十元，於是一家六口人的全年各種支出亦不能超過這個數目。各種生活費的支出大致如下：全年食品費一百六十元，其中米鈔雜糧費計一百三十元，菜蔬二十元，醬肉五元，肉類三元，其他雜項食品二元，每人每月約計食品費兩元二角；全年各種燃料費需二十元，其中柴煤費十八元，煤油及洋火費二元，每日合煤油半兩合銅元二枚，夏季幾乎不用；全年房屋費約十八元，每月合一元五角；衣服費十五元；此外各項雜費全年約計十七元，其中包括應酬費四元，兵差二元，煙酒茶等嗜好二元，村中公差捐款二元，娛樂一元五角，家具一元五角，醫藥一元，焚香燒紙半元，清潔衛生半元，其他特別費二元；全年全家生活費總數約計二百三十元，每人全年生活費約計三十八元，每月約計三元，每日約計一角。這裏應當附帶插入一句，就是大多數的農民生活程度也許對於上面所說的生活程度還是望塵莫及。

在這種半日僅免於餓死凍死，一有不測即不免於餓死凍死的生活程度之下，我們主張他們家庭講衛生，子女入學校，人民重公德，甚至希望他們向上發展，增進文化，提高人生標準，豈不是近於妄想，至少是希望太奢罷！

即以定縣而論，人口之密度顯然的已達到飽和點，人口數目大約已經超過土地生產所能供給的限度，至少已覺人滿之患。不

但關於衣食住行的物質方面感覺苦痛，即人民之知識，健康，品性等方面亦已連帶的大受影響。茲亦簡略敘述於下。

(3) 人口繁密和教育普及 農民大半皆知讀書的好處，

也盡其力之所能及使兒童入學，且有一萬般省下品，自有讀書萬一的觀念，但農村文盲數目之衆令人驚異。定縣教育廳為發達，有模範縣之稱。據民國十九年之調查，全縣七歲以上之人口總數約計三十三萬人，其中識字者僅佔百分之十七，約計五萬六千人；不識字者竟佔百分之八十三，約計二十七萬四千人。不識字者中，女子有十五萬六千人，男子有十一萬八千人。縣內十二至二十五歲的男女青年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二十四，約計九萬六千人，其中識字者佔百分之二十六，約計二萬五千人；不識字者佔百分之七十四，約計七萬一千人。自民國十九年以後，經過軍教員的努力，及近一二年來實驗縣政府之強迫剷除文盲工作，青年男女文盲雖已逐漸減少，而女文盲仍佔多數。已識字的人中人學未滿二年者佔百分之十七，入學二年以上而未滿三年者佔百分之十八，入學三年以上而未滿四年者佔百分之二十二，入學四年者佔百分之十八，入學五年以上的人數則銳減。按一般的習慣，兒童在初級小學畢業就不再升學了。即入學者亦多缺課，且大半中途退學。大抵與姜秋農忙時即停課放假，學生須回家工作。

農村文盲這樣多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念不

起。普通的兒童尚不到十歲就得幫助在田間工作，富裕農家的兒童纔上得起學。曾詢問五百六十個文盲未入學的原因，回答因家中貧弱者二百八十五人，回答自幼作活太忙沒工夫入學者二百三十七人，合計五百二十二，佔總人數百分之九十五。忙的原因仍是因為窮，總之是因為窮忙。窮忙的主因是因為地少人多。雖然終年勞苦所獲無幾，仍不免凍餒之憂，所謂「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在這種天天繼續的為下次飯錢愁的環境裏，不知埋沒了多少人才。人口愈多，生命愈賤，生活愈難，貧者愈貧，愚者愈愚，文化很難向上發展。物質文明不進步，則精神文明實難進步。想要提高人民的智識，必先或同時提高人民生活程度。

(4) 人口繁密與種族健全

一種族健全之程度大致可以從死亡率之高低，平均壽命之長短，身體之發育，疾病之流行，人民衛生之常識及設備等方面看出來。中國現在農村之死亡率，據已有之調查，每千人最低亦在三十左右，大約在三十五與四十之間，而近代文明國家人民之死亡率已低至十五左右。我國人民之平均壽命約在三十歲，而英美人民之平均壽命將近六十歲。人民生計困難，營養不足，又極缺乏衛生常識，因此各種疾病任其流行，兒童死亡率之高為各國冠，幸而生存者身體之發育亦多不健全。

華北農村人口之結構與問題

就一般農村論，每千個不滿一歲之嬰兒中死去者約達二百五十人，其中因生下後得四六瘋而死者約計六十人。據同事之衛生專家言，苟收生時剪嬰兒臍帶之剪刀在開水內煮一煮，收生婆之手用消毒水洗一洗，即可保存其中大多數之嬰兒。農民患沙眼者竟超過人口總數百分之七十，此外極流行之病症為各種腸胃病，呼吸病，肺癆，產後瘋，天花，瘧疾，瘡瘍等病。再以普通的清潔方面來看，農民在冷季五月之久少有更換貼身衣服或沐浴者。婦女自生至死祇洗過一次澡（生後第三日）。一個人身上沒有虱子在他們的想像中是不可能的事。

吾人常以為農民之體格甚為強健，不知這都是從多少人中死剩下的，而且餘下未死的這些男女老幼若細一調查多顯病弱狀態。若繼續的任其歸於自然淘汰，則此不甚健全之種族將更趨劣弱。若欲挽救此種趨勢，則須設法減少疾病，促進健康，增高壽命，灌輸衛生智識。而今日舉辦衛生之最大難關，為農民之貧窮與愚昧。農民對於衛生常識之缺乏固無論矣。即或設法增加其健康之知識，亦有不甚實現之苦痛。例如農民亦未嘗不知肉食之味美，而且多含滋養料，但目下粗食尚難一飽，想要吃肉豈非夢想？他們也未嘗不知常換衣服，不但乾淨而且美觀，但全家全年祇能出得起十餘元的衣服費。男子在夏天能有在野外溝渠洗澡的快活機會，也未嘗不知道冷季沐浴亦必同樣舒服，但往澡堂去必洗

得花錢，在家內洗須得費柴火燒熱水，又得買澡盆，也找不出方便的方，婦女更難辦到。農民沙眼病之普遍令人驚異，家內有患者一人則全家即被傳染。預防之方法，須全家不用同一臉盆與手巾，必須各人用自己之臉盆，至少須用自己分開之手巾。此亦農民其難辦到者，因為臉盆數與手巾數須增添數倍，而其全家全年之傢具費不過二元左右。產前產後之婦女亦知休息保養之好處，但她必須做飯，看孩子；往往嬰兒產生時亦是親自下手，次日仍得下地工作。今日農民之痛苦可謂已達極點，尤以婦女為最。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如何能希望他們，苛求她們盡適當撫育子女之責任？今日之西醫，尤其是醫學博士表示中醫之不科學，亦常痛責普通庸醫之殺人。可是他們個個都擁擠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而不到需要最急的農村來行醫。其原因安在，不必細講，是因為一般農民花不起他們最低要求的掛號費，出診費，住院費啊！因此他們德醫也好，美醫也好，與農民是不發生關係的。農村的中醫固然不好，但他們不在診費上計較，幾個雞蛋，幾根油條也就行了。窮人非等到農不起炕時，想不起醫生，也祇能去找窮人幫助得起的醫生，就連這種讀者看不起的醫生，仍然是大多數得病的農民不常論的，任其病症自然痊愈，或病死認命而已。

總之，欲求農民身體之強健，無論在醫藥治療方面或衛生預

防方面，必須得到農民之合作，及其家庭本身有相當之設備而後可，如此亦須同時減輕其經濟之壓迫。否則理想之計劃，仍是等於望梅止渴。但欲減輕人民今日生計之困苦，則於人口繁密不能不謀一解決。因其有決難分開之密切關係。

(一) 人口繁密與農民性質 人口繁密之影響於農民生計

，健康，智識，顯然易見，亦能以數字証明；而其影響於農民精神方面的表徵，多賴觀察與直覺。以今日農村有限之土地，供養此已達飽和點繁多之人民，即在普通年成已到你餓我飢，我餓你寒之勢。於是不得不彼此拚命競爭，以求生存。一種顯然的現象，是養成自私自利的觀念與行為。祇知顧自己家庭的利益，不顧鄉家的利益；甚至於自己家庭人口之利益不能完全顧及時，則又祇顧自己本人之利益，而不顧念家中他人的利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美德，已成聖賢過去之佳話，在現在農村的生活裏不易找到遺跡。公共心缺乏的表現，到處容易看到，村民雖眾，不啻一盤散沙，事關公益，多袖手旁觀，為小事私爭倒可以拚命。農村中比較優秀的分子及所謂好人的，大半不肯出來為公家作事，因為覺得既少利益，又惹是非。於是土豪劣紳應運而出，假公濟私，榨取老實農民的膏血。一般平庸的農民則奔忙勞碌的追求衣食，既無發財之本領，又缺為非作歹之胆量，於是養成種種消極方面的品性。非大賈力氣而且繼續的大賣

力氣不能操錢養家，於是勤苦耐勞性質之養成，是自然演成的結果。連勤苦所得亦常感不足，荒年隨時可以臨頭，於是又自然養成節儉的品性。大多數家庭田畝平日之收入僅足對付生存，稍遇意外，輕則全家有飢寒之憂，重則傾家蕩產；於是一般農民平日無不安分守己，遇事忍耐退讓，不敢與人計較短長，非至危及維持生命之飯碗時，不敢抵抗，總是和平了結。「得饒人處且饒人」，「唾面自乾」，「忍為高」是農民的金科玉律。於是是非不深分辨，處處表現敷衍對付，講面子，模模糊糊之習慣。天災人禍不時發生，饑寒遍地已為常事，既無救濟，又少儲蓄，不幸餓死是命該如此，饒幸不死，自然應該知足。此外不甘心受此痛苦而有胆量者，則去當兵或為土匪。活在這種自顧不暇的境地裏，自然不能顧人，也不敢顧人，往往甚至連自己的妻子，兒女都可以出賣，尤其是把女兒明明的陷入火坑，亦有時易子而食。天下忍心之事，孰有過於此者！這種社會還能養成同情心麼？農村家庭之內心與問題，尤其是人口衆多之大家庭裏面，更是複雜，自然造成虛偽，倚賴，多疑，虐待，貌合神離，個性及個人便利之損失，青年婦女之苦痛等種種現象。總之，這些似乎好的節儉，勤苦，和平，忍耐，退讓，知足，安分守己，聽天由命等消極的美德，和馬馬虎虎，敷衍，麻木不仁，無情，怯弱，虛偽，多疑，諂媚，委曲不振，少生氣，缺乏創造力，不進取，缺乏公衆

觀念，不清潔，不合作，缺乏組織能力等性情和習慣，都是社會的和家庭的環境養成的，也可以說是過份出來的。並且無論是直接或間接都與人口繁密有連帶的關係。

(一) 人口繁密問題之解決 窮，愚，弱，私，閥，已成

今日農村社會顯著的五大病魔。如何逐此五魔，為中國今日急需解決之問題。這些現象，固然為不同之原因所造成，其中基本的原因，自然是土地分配之不公平，生產關係之不適當，社會組織之不善。因為此根本問題尚未解決，所以產生許多慘苦的現象，及其他附帶的問題。人口稠密繁密的現象，就是其中之一例。若能把今日之社會根本的來改造一下，自然是再好沒有。可是於此期待治本的實現期間，也無須忽略治標的工作，大可把擺在目前待決的部分問題加以注意，而設法減輕人口的一些痛苦。現在農村社會之現狀，顯然的多少也受了人口繁密的影響。吾人不得不想出幾種治標的辦法，欲要免除目前人口之壓迫，除在土地分配和社會結構的本身謀大計一勞永逸的解決外，尚有三種不無小補的途徑。(一)增加生產(二)移民(三)減少現在之人口。就以定縣地方而論，雖然大部分田地皆已為井水或溝渠灌溉之水田，但農民生產技術之落後，甚為顯然。據金陵大學與平教會等處之實驗，在同一狀況下，許多改良品種較原品種之產物量增加三分之一左右。據農業專家可靠之估計，若農民完全採用改良籽種

，改良肥料，新式農具，再加以合作辦法，則較現在之生產可增加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左右。產物既增，一方面可以提高原有人民生活之程度，一方面也可以供養較多之人口。若再發展工業，亦可吸收一部分農村之人口。無論增加農業或工業生產，皆予人口繁密問題一部分之解決。至於解決到如何的程度，自然尚有疑問。是否產物的增加率，即能永遠維持人類之適當的生活程度，更是疑問。關於第二條路，移民，華北近數年來每年自動移往東北的人口漸增多。此後東北的路，定不如從前的暢行無阻，人口定受不利的影響。將來也許西北可以容納不少的移民。目下方在提倡，尚未實現。中國地大物博的迷夢已經不甚可操，究竟能殖民多少。是否即能解決繁密之人口問題，尚待精密的考察。現在各國又多反對華僑入境，海外移民亦為不易辦到的事。以中國這樣衆多的人口，既然在增加生產和移民墾荒兩方面都沒有絕對的把握，就不得不也在人口的本身方面來想辦法，即或不能立刻減少其數目，亦應設法防止其增加。已往天然淘汰的方法皆賴飢荒，疾病或兵災。其結果不過增加之慘苦程度，而不能解決問題。於是節育方法不得不為吾人所注意。

有人以為今日之大病「不思養而思不均」，完全歸咎於經濟制度之不良，政治之腐敗，軍閥之貪污，以至帝國主義之壓迫，資本主義之侵入。誠然不錯，這些都是主要的原因。非把這些問

題根本的解決不可。至於生產關係之問題完全解決了以後，人口繁密的問題是否也隨着即能徹底解決，亦是疑問。即以華北而論，平均每人不過四畝左右田地，全年所穫不過四十元左右。人口若無變動，即令盡量增加生產，也祇能開發荒地，是否因此即能使農民達到比較理想的生活程度，更不用說又是一個疑問。因此關於人口繁密之解決，節育也是一條不應忽視之出路。這是許多人到鄉間工作以後所共同感到的。曾記得有一位熱心的女醫士，到一個農村實驗區去，從事於村衛生改進工作，先從訓練舊式產婆入手，為要剷除農村嬰兒常患的四六瘋。在工作數個月以後，她有一次和作者談話的時候，帶着嚴肅的神色，顫抖的嘆息着說，「我現在心裏有一個不清定的問題，就是我還不知道我的工作是與農民真有好處呢，還是反倒有害處呢？我來到農村雖然不久，已經理會農民家庭人口繁密的擠擠，生活這樣的困苦可憐，尤其是多孩的婦女，使我目不忍睹！假定我的實驗成功，在每一千嬰兒中較比現在要多活一百多個，為母親的要省更多的孩子！他們現在受罪，長大了更是活活的受罪，齊來的食品更覺缺乏不足，住居更要擠得不得！情況不是比現在更慘苦麼？我是到底救了這些嬰兒呢，是害了這些嬰兒呢？他們出生即死或不久即死，痛苦豈不比較少的多麼？」我聽了某某女士的話，亦發生無限的悲哀與感慨。某女醫士真是一位有心人，不是盲目的慈善

家，她的話值得吾人的注意與深思。作者當時不知所對，沉吟一會兒纔答道，「同時從事農業的和經濟的專家們，也許研究出很好的方法來，能大量增加農業的生產，提高了農民的生計，人口雖然加添，也許無妨（作者心裏也明白答覆的勉強）」。某女士又說道，「能擔保如此麼？不一定罷！」作者不得已靜靜的答道，「假定目下社會的組織和土地的情況不能變變，移民與大量的增加生產也不能早日實現，而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也許節育是條出路罷。」

總而言之，就許多農村的觀察，清楚的看出來，若人口繼續的任意增加，同時又沒有大量的增加生產，增加地畝，提倡實業，或尋求他處的出路，則生活問題也要依隨的更加嚴重，恐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趨勢。假定現在人口的數目不再增加而同時盡量增加生產、發展工業，再有一部分移居西北，則人民生活的程度雖然一時不能提高到吾人所理想的地步，也至少能減少現在許多的悲劇，生活一定也要一天一天比較的上，在教育文化方面可稍有進步的可能。

作者從前也是對於節育問題，沒有大加注意的一個人，也沒有想到問題這樣的嚴重。及至愈久住在農村調查研究，愈不得不感覺人口過密的慘苦，和節育的需要。我未到農村和到農村不久的時候，有一個頗錯誤的觀念，就是以為農民雖然過此種極簡

單的生活，他們仍然是快樂的，知足的，不覺得痛苦的。其實不然，他們的知足是無法的，認命的，他們是深深覺到他們的痛苦的，談起話來是愁眉不展的，唉聲嘆氣的，呻吟的。他們能夠在受任何痛苦之下所發出的忍耐的笑容是使我們心酸的而尊敬的。大約我國農民是最能忍苦而又能聽天由命，不過於抱怨的民衆罷。

實行節育，移民，增加生產，這三樣都是可以相當的解決人口繁密問題。若單獨在任何一方面努力，而忽略其他方面，則效力較緩。若能雙管齊下，或三面並進，則收效較速而大。祇移民與增加生產而不節育，終有不能移增之一日。可是若能節育，無地可移，無產可增，亦終有人地適可之一日。故三者之中，以節育為最有把握，作者心目中的節育不是使人完全不養子女，節育，乃是相當的節育，而不使子女太密。

總之，若其能一方面盡量增加已墾田地之生產與移民殖邊，一方面實行節育，則現在人口繁密地方之家庭數目自然逐漸減少，家庭之人口數目亦必逐漸減少，而同時各家之田地畝數與收入却是逐漸增加，再加以適當之教育與指導，吾人可以推測家庭的和社會的生活定要依隨而發生變化，而較好於目前過低的生活。農民衣食住行方面定有進步，由吃白薯菜粥的生活漸至間吃白麵雞蛋等物的生活，由不免凍餒之憂的生活漸至飽食暖衣的生活

衣服能多做幾件，可以時常洗換。房屋能夠按時修理，房頂不致常常漏雨，臥房也不致過於擁擠，個人起居較為便利。夏天窗戶可以有些冷布，不使蒼蠅蚊蟲隨便出入，冬季窗戶糊滿了紙，沒有透風的窟窿，也有一部分是透光的大塊玻璃。牆壁頗乾淨，也掛了幾張畫和像片。也許有一匹驢，出遠門時騎着去。關於刷牙洗澡等簡單的衛生有了相當的設備。家人有病時可以請醫生看看，兒童可以上學念書，成人有工夫入補習學校。家庭內可以定閱農民刊物。婦女逃脫了生產過密和繼續不斷的亂養嬰兒，不必照顧許多子女。不但她們的健康大有增進，也有工夫入補習學校，增加管理家庭和教養子女的常識。如此，母性得到自由，婦女的地位和人格漸隨之提高。各家不隨便生孩子，是按母親之健康和家庭經濟之能力來決定子女之數目。兒童既少，能夠多得父母教養的機會，身體的發育定較健全，品性必較活潑聰穎。人口死亡率必漸減少，尤其是兒童死亡率；人數雖然減人品質必漸優良。農民在工作外可以有工夫消遣，玩玩簡單的樂器。發生意外時，可以有儲蓄來接濟。結婚之青年有經濟獨立之能力。夫妻間，父母與子女間之愛情增加，有從容表現之可能，愁苦的家庭漸變為和樂的家庭。嬰兒賣女，人吃人之慘事將永不發現。墮胎與殺嬰等惡習幾乎不成問題。村內游手好閒，無事生非者或失業者漸次絕跡，亦少有加入土匪和軍隊者。飢饉與戰爭亦隨着減少。農

民不但照顧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利益，也有餘暇和財力幫忙村中的各種公益。農民可以有謀生以外的活動，有發展文化的能力，有進步的希望，有意義的生存。不是祇求不死而已，飽食暖衣而已，亦能漸次求生命之充實，度一步一步向上的人生。或者有人要說，以上所謂不過較現在生活好了一些，這就是解決了人口問題麼？誠然不錯，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分別而已，離着滿意的程度尚遠。不過吾人打開眼睛，往四周一看，在此烏煙瘴氣的環境之下，還能有什麼過奢的企望？連「二五減租」的一點小辦法，早如曇花一現的過去；「耕者有其田」的遺教，就連拿來用為標語口號的也日漸減少。增加生產，移民，節育，雖然不是最好的或根本的辦法，但在目下的社會環境之下尚不失為行得通的可能的辦法。

實行節育後自然也要發生一些不易免除的弊病，但天下事有利即有一弊，權其輕重終是利多於弊。時至今日，窮則變，變則通。與其人多受罪，何如人少享福？與其多生多死的情願子女，何如根本不生他們？與其成災救濟於後，何如預防患難於未然？痛快言之，與其半死不活，何如或死或活，況有可活之路呢！當今的時代，是以科學方法支配人生，減少無意義之耗費，力求人生之經濟。自然節育方法並非萬靈寶丹，包治諸症；但對於人口繁密的解決，在沒有更徹底的較好辦法能夠實現以前，實在值